# 流沙墜簡

# 流沙墜簡

羅振玉 王國維 編著

中華書局

流沙墜簡

羅振玉　王國維 編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 18 3/4 印張 1 插頁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200册　定價：98.00元

ISBN7—101—01148 · 9/H · 99

# 出版説明

英籍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曾四次進行中亞考察，其中第二次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間考察了新疆和闐、尼雅、樓蘭古城遺址及甘肅敦煌漢代長城鄣燧遺址，發現大批漢文及粟特文、佉盧文、婆羅謎文文書，書寫材料多爲木質簡牘。法籍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系統整理斯氏此次考察所獲漢文文書，編著《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所獲漢文文獻》。

一九一〇年，羅振玉得知沙畹正在考釋漢文簡牘，翌年即向沙氏索取有關資料。一九一二年沙氏提供了手校本，隨即羅氏與當時也僑居日本的王國維據此作釋文和考證，於一九一四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流沙墜簡》。

《流沙墜簡》按簡牘的内容和性質進行分類，析爲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小學術數方技書，涉及《蒼頡》、《急就》、《力牧》、《曆譜》、《算術》、《陰陽》、《占術》、《相馬經》、《獸醫方》等多種典籍。第二大類是屯戍叢殘，其下又按内容分爲簿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雜事等六項。第三類是簡牘遺文，彙集各式書信。第一、三類由羅振玉完成，第二類係王國維撰作。此外，王國維還作《補遺》，考釋斯坦因於尼雅河下游所獲晉初文書；又補《附録》，逐録、考釋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於羅布淖爾北所獲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另據斯坦因《塞林提亞——中亞和中國西域考古記》繪制敦煌鄣燧分佈圖，並將各燧編號及其漢時名稱、所出木簡列爲一表。本書所録包含了兩漢至魏晉間的木質、帛質及紙質文書，其中兩漢文書多爲木質，少量帛質，魏晉所出則木質、紙質並存。

作者在書中不僅考校文字，詮釋詞語，疏通文意，還對與之有關的漢晉歷史制度進行考證，其中對遺址性質、漢長城走向及鄣燧布局、屯戍組織、西域史地、中外交通的研究，對行文關係及文書制度、簡牘綴合及編聯的解析，創獲尤多，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意義。

王國維、羅振玉在語言文字、古典文獻、歷史研究諸方面均有很高造詣，《流沙墜簡》則綜合反映了他們的才能。儘管以現代的標準來衡量，該書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足，但它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爲後人開闢了道路，提供了方法，不愧爲現代中國簡牘學史上的奠基之作。魯迅先生曾這樣說過：「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魯迅全集》卷十七《熱風·不懂的音譯》）

《流沙墜簡》初版問世後，作者陸續有所訂補，如王國維的《流沙墜簡考釋補正》（上海倉聖明智大學廣倉學宭叢書本，一九二六年）。一九三四年，該書再版，對初版作了許多修訂。我們即選用修訂本據以重印。

爲便利讀者，此次影印又做了兩項工作：一是將原來的線裝八開本三册縮影爲精裝十六開本一册；二是對原書統一另編頁碼，並新編目録置於卷首。工作中，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政烺先生惠借底本，中國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先生出力協助，謹兹致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九三年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目録


羅振玉序……一
王國維序……三
圖版……一三
小學術數方技書……一三
屯戍叢殘……二三
簡牘遺文……六五
考釋……七五
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七五
小學類……七五
術數類……八二
方技類……九五
屯戍叢殘考釋……一〇一

簿書類……一〇一
烽燧類……一二六
戍役類……一四二
廩給類……一五五
器物類……一七〇
雜事類……一九二
簡牘遺文考釋……二一五
王國維跋……一四九
流沙墜簡補遺……二五一
圖版……二五一
考釋……二五五
附録……二七七
表……二八三

光緒戊申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册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恻焉疚懷越二年鄉人有自歐洲歸者為言往在法都親見沙帙博士方為攷釋云且版行則又為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及神州乳作避地東土患難餘生著書遺日既刊定石室佚書而兩京遺文猶未寓目爰遣書沙君求為寫影嗣得報書謂已付手民成有日矣於是望之又踰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誦數夕之力讀之再周作而歎曰古簡册出於世載於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晉之汲郡二曰齊之襄陽三曰宋之陝右顧蘧冢遺書亡於今文之寓定楚邱竹簡燬於當時之炬火天水所得淪於金源討羌遺刻僅存片羽異世間出漸滅隨之今則斯氏發幽潛於前沙氏闡絕業於後千年遺跡頓還舊觀藝苑爭傳率土咸誦兩君之功可謂偉矣顧以歐文撰述東方人士不能盡窺則猶有憾焉因與同好王君靜安分端攷訂析為三類寫以邦文校理之功亟月而竟乃知遺文所記稗益至宏如玉門之方位漢簨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闕遺暑夫不敝證宣尼之歎焉夫訂墨子之文字體別搆拾洪丞相之遺書跡遞遷證許次長之說此又名物藝事考鏡所資如斯之類僂指莫罄惟是此書之成實賴諸賢之力沙氏闡其蘊叢王君通其儔術僧雯達識知周官之闕文長賡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謝劣濫與編摩蠡

測管窺稗補益鮮尚冀博雅君子爲之紹述補闕糾違俾無遺憾此固區區之望亦兩博士與王君先後作述之初心也爰弁簡端用詔來者宣統甲寅正月上虞羅振玉序於日本東山僑舍之建安雙鏡齋

癸丑歲暮始於羅叔言先生處讀斯坦因博士所得之漢晉簡牘及沙畹博士考釋之書時先生方寫定殷虛書契後編又以世人亟欲先睹是簡也乃屬國維分任考訂握槧踰月粗具條理乃略考簡牘出土之地并諸篇首以諗讀是書者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一為敦煌西北之長城二為羅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兩漢之物出羅布淖尔北者則自魏末以訖前涼其出和闐旁三地者都不過二十餘簡又皆無年代可考然其古者猶當為後漢遺物其近者亦當在隋唐之際也今略論諸地古代之情狀而闕其不可知者世之君子以覽觀焉漢代簡牘出於敦煌西北其地當北緯四十度自東經九十三度十分至九十四度三十分之間出土之地東西綿亘一度二十分斯氏以此為漢之長城其說是也案秦之長城西訖臨洮及漢武帝時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狩三年）後又分置張掖敦煌郡（元鼎六年）始築令居以西列四郡扼兩關焉此漢代築城事之見於史者不言其訖於何地也其見於後人紀載者則法顯佛國記云敦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晉書涼武昭王傳云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東西疑東北之訛）以防北寇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戚南寇案唐沙州圖經則沙州有古塞城古長城二址塞城周迴州境東在城東四十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古長城則在州北六十

六里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入伏州常樂縣界西至曲澤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磧擔石城界云云李暠所修有東西南北四圖當即圖經之古塞城法顯所見僅有縱橫二圖其東西行者或即圖經之古長城而里數頗短益城在東晉之末當已頹圮而圖經所紀東西三百九十里者則窮其廢址者也此城遺址圖經謂在州北六十二里今未簡出土之地在北緯四十度稍北準其地望正唐沙州圖經所謂古長城也前漢時分置三都尉於此都尉之下又各置候官由西而東則首玉門都尉之大煎都候官玉門候官漢敦煌縣境次則中部都尉所屬之步廣候官萬歲候官漢敦煌縣境又東則宜禾都尉所屬各候官漢敦煌境又東入酒泉郡則有酒泉西部都尉所治之西部障北部都尉所治之偃泉障又東北入張掖郡則有張掖都尉所治之遮虜障疑皆沿長城置之今酒泉張掖以北長城遺址之有無雖不可知然以當日之建置言之或宜如是也今斯氏所探得者敦煌迤北之長城當漢志敦煌龍勒二縣之北境尚未東及廣至界漢代簡牘即出於此實漢代屯戍之所又自邊郡通西域之孔道也長城之說既定則玉門關之方位亦可由此決玉門一關漢志繫於敦煌郡龍勒縣下嗣是則續漢書郡國志括地志元和郡縣志兩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以至近代官私著述無不以漢之玉門關為在今敦煌西北唯史記大宛列傳云太初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至敦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請罷兵益戍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沙畖博士攡此以為太初二年前之玉門關尚在敦煌之東其徙敦煌西北則屬後日之事其說是也案漢志酒泉郡有玉門縣顏師古注引闕駰十三州志謂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竊疑玉門一縣正當酒泉出敦煌之孔道太初以前之玉關當置於此關駰徙屯之說未必確也嗣後關城雖徙而縣名尚仍其故雖中更廢置訖於今日尚名玉門故古人有誤以玉門縣為玉門關者後晉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至肅州後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高氏所謂玉門關實即自漢訖今之玉門縣也（唐之玉門軍亦置於此而玉門關則移于瓜州境元和志云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西二里而以在壽昌縣西北者為玉門故關則唐之玉關復徙而東矣）漢時西徙之關則括地志始記其距龍勒之方向道里曰玉門關在縣（漢之龍勒在唐為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史記大宛傳正義引）舊唐書地理志元和志寰宇記輿地廣記均襲其文近日秀水陶氏辛卯侍行記記漢玉門陽關道路謂自敦煌西北行百六十里之大方盤城為漢玉門關故地又謂其西七十里有地名西湖有邊墻遺址及烽墩數十所斯氏亦於此發見關城遺址二所一在東經九十四度以西之小鹽湖一在東經九十三度三十分相距二十餘分与大方盤城及西湖相去七十里之說相近然則當九十四度稍西者殆即陶記之大方盤城當九十三度三十分者殆即陶氏所謂西湖郎沙畖博士疑九十四度稍西之廢址為太初以前

之玉門關而在其西者為後日之玉門關余則謂太初以前之玉門關當即酒泉之玉門縣如在東經九十四度北緯四十度間則仍在敦煌西北与史記大宛傳之文不合而太初以後之玉門關以括地志所記方向道里言之則在壽昌縣西北百一十八里今自敦煌西南行一百四十里有巳彥布喇汎陶氏以為唐壽昌縣遺址自此西北百一十八里訖於塞上則適在東經九十四度北緯四十度之間則當九十四度之廣址疑為漢太初後之玉門關而當九十三度三十分者當為玉門以西之他障塞蓋漢武伐宛之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又據沙州圖經則古長城遺址且西入磧中則玉門以西亦當為漢時屯戍之所未足遽為關城之證也故博士二說之中余取其前一說但其地為漢志龍勒縣之玉門關而非史記大宛傳之玉門則可信也其西徙之年史書不紀今據斯氏所得木簡屯戍叢殘第一葉則武帝大始三年已有玉門都尉讓衆文書其時關城當已西徙於此是歲上距太初二年不過十歲是其西徙必在李廣利克大宛之後太初四年西起亭至鹽澤之時也可知斯氏長城玉門關之說確非臆造吾儕得由斯氏之探索沙氏之攷證以定玉門關之方位與其西徙之時則二氏之功鉅矣至魏晉木簡殘紙則出於羅布淖尔湖澤之北稍西於東經九十度當北緯四十度三十一分之地光緒庚子俄人希專始至此地頗獲古書札後德人喀爾亨利孔拉第二氏據其所得遺書以是城為古樓蘭之墟沙畹博

士攷證斯坦因博士所得遺物亦從其說余由斯氏所得簡牘及日本橘瑞超氏於此所得之西域長史李柏二書知此地決非古樓蘭其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之居盧倉水經注之龍城皆是地也何以知其非古樓蘭也曰斯氏所得簡牘中其云樓蘭者凡三一曰帳下將薛明言謹案文書前至樓蘭口還守堤兵（本書屯守叢殘第三葉）此為本地部將奉使樓蘭後所致之文書益不待言二曰八月廿八日樓蘭白疏惲惶恐白（本書簡牘遺文第四葉）其三曰樓蘭口白（同上）而細觀他書疏之例則或云十月四日具書馬者（同上）或云敦煌具書畔毗再拜（同上第五葉）皆於姓名前著具書之地以此推之則所云樓蘭白疏惲惶恐白者必為自樓蘭所致之疏其書既自樓蘭來則此地不得為樓蘭矣此遺物中之一確證也更求之地理上之證據亦正不乏水經注河水篇云河水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逕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云云案河水者今之寬車河及塔里木河泑澤与蒲昌海者今之羅布淖尔也則樓蘭一城當在塔里木河入羅布淖尔處之西北亦即在淖尔西北隅此城則當淖尔東北隅此其不合一也古樓蘭國自昭帝元鳳四年徙居羅布淖爾南之鄯善後國號雖改而城名尚存後書班勇傳議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楊終傳亦言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魏略言通龍堆

到故樓蘭皆謂羅布淖尔西北之樓蘭城故東方人之呼此淖尔也曰泑澤曰鹽澤曰蒲昌海而自西方來者則呼之曰牢蘭海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南河自于闐於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是也自西方來者大抵先經樓蘭城而後至羅布淖尔故名此淖尔曰牢蘭海（括地志作穿蘭字之訛也）此又樓蘭在淖尔西北之一證此其不合二也故曰希斯二氏所發見淖尔東北之古城決非古樓蘭也然則其名可得而言之歟曰由橋氏所得李柏二書觀之此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李柏二書其中所言之事同所署之月日同所遣之使者同實一書之草稿可決其為此城中所書而非來自他處者也其一書曰今奉璽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此字旁注海頭二字其二曰詔家見遣口來慰勞諸國月二日來到海頭或云此或云海頭則此地在前涼時名曰海頭固無可疑海頭之名諸史未見當以居蒲昌海東頭得名未必古有此稱也求古籍中与此城相當之地唯水經注之龍城足以當之水經注河水篇蒲昌海水積鄯善之西北龍城之東南龍城故姜賴之墟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瀕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蔟西門莫達東門云云其言頗夸大難信然其所記龍城方位正與此城相合又據其所云姜賴之墟更可以推知此城漢時之名焉案列代史書絕不聞有姜賴國唯兩漢之際由玉門出蒲昌海孔道以達樓蘭龜茲中間有居廬倉一地居廬姜賴音一聲之轉舉以地望亦無不合何以言之漢書西域傳烏孫

烏就屠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積居盧倉以討之孟康曰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溝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井之下流在白龍堆東則上流必在其西而居盧倉則又西焉其地望正與此城合魏略西戎傳（魏志烏丸傳注引）云從玉門關西出裴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為西域中道案今敦煌塞外沙磧如腰鼓形從東南至西北分為二區中有最細之處古人或捴稱之曰白龍堆（如上所引西域傳注孟康注）或總名之曰三隴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東西二千里南北數百里有斷石曰三隴則又似以三隴沙為沙磧總名）而魏略之文殊為分晰其在東南者謂之曰三隴沙而在西北者則專有白龍堆之名今所見古城適在二區之間腰鼓最細處之西北又當玉門樓蘭間之古道則其為漢之居盧倉又無可疑也又觀魏略水經注所紀渾尒以北之地僅有二城其在西者二書均謂之樓蘭則在東者舍居盧姜賴奚屬矣然則此城之稱曰居盧曰姜賴為漢時之舊名曰海頭則魏晉以後之新名而龍城則又西域人所呼之異名也（水經注所紀似本釋氏西域記觀晨藏西門慕達東門二語可知為西方人所記也）此地自魏晉以後為西域長史治所匈奴人呼單于所居曰龍城長史專制西域故西域人遂呼之曰龍城矣至此城之為長史治所亦有數證楠氏所得李柏二書既明示此事斯氏未簡中有書函之檢署曰因王督致西域長史張君坐前尤言疏簡牘遺文第一

葉又有出納簿書曰西域長史文書事郎中闞口屯戍叢殘第十一葉一為抵長史之書一則著長史之屬此二簡皆不著年代不能定其為魏晉或為前涼之物然參伍攷之則魏晉間已置西域長史於此不自前涼始矣案後漢書西域傳西域長史實屯柳中以行都護之事後漢之初亦放西京之制以都護統西域未幾而罷後班超以將兵長史平定西域遂為都護未幾復罷嗣是索班以行敦煌長史出屯伊吾索班沒後班勇建議還西域長史屯樓蘭延光三年卒以勇為西域長史出屯柳中不置都護自是長史遂攝行都護事矣故漢書紀西域諸國道里以都護治所為壘城為攝而後漢書所紀則以長史所治柳中為攝逮漢末中原多事不遑遠略敦煌曠無太守且二十歲魏志倉慈傳則柳中之屯與長史之官必廢於是時矣魏黃初元年始置涼州刺史張既傳并以尹奉為敦煌太守閻溫傳三年鄯善龜茲于闐各遣使貢獻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文帝紀以行敦煌長史張恭為之閻溫傳而西域長史之置不見紀傳唯倉慈傳言慈太和中遷敦煌太守數年卒官西域諸胡聞慈死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史治下發哀長史二字語頗含混漢末西域除西域長史戊己校尉外別無大官魏當仍之則長史二字必長史之訛也又據斯氏所得一簡云西域長史承移今初除月廿三日當上道從上郤至天水以簡中所記地名攷之實為魏時至晉太康三年間之物見屯戍叢殘攷釋恐西域長史一官自黃初以來已與戊己校尉同置矣唯其所治之地不遠屯柳中而近據海頭益魏晉間中國威力已遜於兩漢盛時故近治海頭與邊郡相依倚此又時勢所必然者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